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九

□ 12
3110
9



12
3110
9

左傳輯釋卷十三

日南安井衡著

成公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杜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

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杜無傳公如晉葬鄭襄

公杜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杜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安衡案二年魯與晉衛伐齊此鄆蓋釋例所

謂西鄆地近齊故城以備之若晉嘗欲叛之而已未敢輒叛晉人未必聞之無須預城為備也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杜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

故也杜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

必不免杜言將不能壽終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杜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敬諸

左傳輯釋卷十三

侯則得安衡案晉為霸主是天命晉侯尊諸侯也故云晉侯之命在諸侯矣今不天命敬魯侯是不敬天之所命故知其不免邾子曰我命在民矣亦此意也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李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

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杜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杜

也聽服史佚之志有之杜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杜與魯安傳遜云此以夷狄待楚非關姓也若齊桓亦異姓衡案

語指齊桓而言此去類字獨言吾族故杜云與魯異姓若齊君為霸文子必不言非吾族言各有當豈一端而已哉其肯字我乎公乃

止杜也字愛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杜前年鄭伐許侵其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杜展陂亦許地晉欒書

將中軍杜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祀祭杜

已祭鄭地成臯杜釋文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杜於子

皇戌攝鄭伯之辭杜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

直

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杜欲使自屈

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杜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子

趙莊姬杜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杜出也傳仲孫蔑如宋夏叔孫

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杜穀齊梁山崩杜記異也梁山在秋大水杜

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杜蟲牢鄭地陳留封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杜放趙嬰也原同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杜言已雖淫而能舍我

河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

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杜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左傳卷之三

也祭其得亡乎

杜以得放遣為福

祭之之明日而亡

杜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

如宋報華元也

杜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錚諸

穀

杜野饋曰錚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杜傳

伯宗辟重曰

辟傳

杜重載安釋文辟重匹亦註之東註反曰辟音避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

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

杜主謂所祭

衡案論語

夫顯更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云使主祭東蒙杜蓋本焉國所主祭而崩竭

是其神不享其祭故減膳降服以謝其過禮固當然也或謂國以山川為主以駁杜

注是東蒙為顯更主非顯更為東蒙主也謬妄可笑

杜去盛

降服

乘纒

杜車無

徹樂

杜息八

出次

杜舍於

祝幣

杜陣玉

史辭

以禮焉

杜禮山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

之

杜見之於

不可

杜不肯

遂以告而從之

杜從重

許靈公愬鄭

伯于楚

杜前此年鄭伐許故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

子國

杜以鄭伯不直故也

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

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杜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華元享之

杜華元享之慰其勞且知其怨已而欲釋之也

請鼓譟以出

杜出

鼓譟以復入

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

杜宜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杜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

十一月

己酉定王崩

杜經在蟲牢盟去傳在下月倒錯

衡案傳先言蟲牢盟及諸侯謀復會者因上文記子

靈之事而終言之非隨經次而正釋之故直言冬以明宋公殺子靈在秋而

不言十二月傳文本自明白杜自稱有左傳癖而不曉傳終言之例何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杜魯人自

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欽以示後世

杜安

衡案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則武官謂由武功而作官非立

武公之宮也杜知傳文不可為武公之廟故云某武軍然武軍不當言宮春秋之時稱廟為宮故又據公羊傳為又作武公宮是以一武字分屬武軍與武公不知其意從左傳乎抑從公羊傳乎可謂妄矣今案宮謂周圍牆論語夫子之牆數仞是也因總其中所有名之曰宮季文子欲顯鞏功別作堂宇於城外築圍牆以周之名曰武宮猶漢作前殿後殿柏梁臺等因周圍而名之曰未央宮耳廟稱宮右夫人所居稱後宮亦以其有周圍牆也故凡有周圍牆者雖士大夫亦得稱宮儀禮云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苟知此義此經不難釋而傳文迎刃而解矣自服虔泥宮字解武宮為武公之廟後儒皆從公羊傳而左氏不可得而通矣

取鄭

杜附庸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

杜無傳公

孫嬰齊如晉

杜嬰齊叔

壬申鄭伯費卒

杜前年同盟蟲床

秋仲孫蔑叔

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

藥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杜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

杜子游公

授玉于

東楹之東

杜禮投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

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杜視流不端

二月季文子以鞏

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杜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又非霸王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

也

杜言請入救難勝非已功

取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

相鄭人伊雜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杜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

良夫獨衛告也

以其辭會也

杜辭會在前年

師于鍼衛人不保

杜不守備說欲

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

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

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杜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

杜郕瑕古國名河東潞縣西北有郕城

沃饒而汙鹽

杜鹽池也荷氏縣鹽池是

安服虔云土平有澗曰沃正義說文云鹽河東

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多鹽也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

新中軍且為僕大夫註杜兼大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註杜

路寢安顧炎武云為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舍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衛察獻子之庭獨無所言公知其所見與眾異欲聞其說且為僕大夫從入無嫌故揖之

而人獻子從謂獻子曰何如註杜問諸大夫對曰不可註杜郇瑕氏土薄

水淺註杜土薄其惡易覲註杜惡疾疾安陸祭云下文有汾澮以流其惡注

未喻據獻子說沈溺重腫之疾猶在整隘之後不應於此遽云其病易成也宜從後

注又索爾雅訓覲為見其惡易覲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衛察土薄水淺則穢惡之

氣蒸出於地上覲見也謂出見於地上人觸此氣則愁苦整隘遂致沈溺腫脹之疾

水淺謂水在地下淺鑿數尺輒得泉或以下文云有汾澮以流其惡以水為川瀆非

也易覲則民愁民愁則整隘註杜整隘羸安陸祭云傳中屢言整隘困

襄九年云猶委頓二十五年云慮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案說文引此傳曰整下也尚

書下民昏墊注溺也昭三年傳愁隘注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隰狹隘者是矣餘見

後錄衛案整下隘狹正訓也此傳云民愁則整隘襄九年傳云夫婦辛苦整隘無所

底止皆以人事而言則依正訓而引神之蓋謂志氣卑謫不爽朗條暢也襄二十五

年傳云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整隘隘乃禽也是以地而言乃其本義言吳

地狹隘馳騁進退皆不便故云隘乃禽也不復言整者整既在於是乎有沈溺

水下非人所居故直言隘耳由此推之整隘之義可得而明矣

重腫之疾註杜沈溺溼疾重腫足腫註安衡案重腫通

不如新田註杜今平陽絳邑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註杜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註杜

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註杜且民從教註杜無災十世之利也註安

陸祭云從教言其民易使耳何與災患乎衛案民俗質樸則從教踴躍則不從教新田言從教郇瑕氏之不從教可

知矣郇瑕氏言驕逸則新田之質樸可知矣古人之言多互見為義故僅僅數言而

其意周到夫山澤林豎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註杜財易致則近寶公

室乃貧不可謂樂註杜近寶則民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

新田註杜為季孫六月鄭悼公卒註杜終士貞子叔聲伯如晉命伐

宋註杜晉人命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

從晉故也註杜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

師遇於繞角註杜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註杜申息楚禦諸桑隧註杜汝南朗陵縣東南趙同趙括

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註杜武子樂書

知莊子

註杜荀首中軍佐

范文子

遂至於此

註杜此蔡

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

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

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註杜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

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

子盍從眾

註杜盍何不也

子為大政

註杜中軍元帥

將酌於民者也

註杜酌取民心以為政

子之佐十一人

註杜六軍之卿佐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註杜韓也欲戰

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

註杜商書洪範

武子曰

善鈞從眾

註杜鈞等也

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

之賢人

從之不亦可乎

註杜

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三卿皆晉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註杜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註安

正義釋獸鼯鼠李巡曰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齧毒者蓋如今鼠狼

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註杜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註杜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

註杜無傳

吳入州來

註杜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註安

馬宗璉云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丘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郊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擗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

註杜振整也旅眾也

無弔者也夫

註杜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

詩曰不弔昊天

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註杜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

註杜凡經傳言不弔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

註杜

上謂霸主

吾亡

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

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中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

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杜

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安。釋文：鄭本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杜

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杜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

為賞田。王許之。杜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杜

出兵賦而安。釋文：御，魚呂反。王應麟云：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岳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

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及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及

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及殺巫臣之族。子

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杜而分其室。杜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

蕩之室。子及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杜曰：爾以讒，賈蒞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杜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

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

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衡案：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其有四馬稱為乘。傳遜

以兩為車是也。但二兩異義，則失之。周禮地官遂人職：五人為伍，五伍為旅，四旅為

一車，百人蓋晉制也。故云以兩之一卒適吳，偏兩猶言偏車，車有二偏，百人之中

三人乘車，則一偏四十八人，一偏四十九人。然此不必細分之。稱五十與其射

人為偏車之一耳。下文云：教吳乘車，則是時吳無車，蓋并其車而舍之。

與其射

與其射

與其射

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註杜 先是吳常屬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

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註杜 巢徐楚屬國

子重奔命註杜 救徐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註杜 因伐鄭而行

子重子友於是

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

國註杜 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註杜 孫父孫良夫之子衛

侯如晉晉及戚焉

註杜 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註杜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

選二 所取也

註安 衛棄汶陽魯地齊奪而有之鞏之役晉責齊使還之於魯今以齊服於魯復使魯還之於齊是與棄以己而不以道故經據實詳書以貶之而

傳載李文子之言以釋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晉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聘

註杜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

父安正義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為昏昏禮發

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

衛案上昏禮下達後儒或謂言自婿家出故曰下達若不先使媒氏通其意卒然納

米女氏若不欲將何辭以答迂亦甚矣此疏說下達極詳晉殺其大夫趙盾

趙括註杜 傳曰原屏答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公命

註杜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註安 正義賜之以圭者為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

子賜緩也齊召南云成公即位已八年未嘗一至京師朝天子杜氏乃以天子賜命為緩乎衛案魯不朝而天子使來賜命既受賜矣亦不朝聘以謝之周室之不振魯

之不臣甚矣左氏不釋者以其義明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註杜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

之終為祀伯所葬故稱祀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

伐邾

註杜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

註杜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嫁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

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註杜 飲酒餞送行 私焉註杜 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

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註杜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註杜

復肅敬註安 正義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註杜 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

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註杜 而二三之其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註杜 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

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註杜 六年未遂侵楚獲申驪註杜 申驪楚

楚師之還也註杜 謂六年遇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註杜

善如流宜哉註杜 宜有功也註安 衡案言從善則其功不勞而成如水流於旱也

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註杜 會伐蔡門于許

東門大獲焉註杜 過許見其無聲伯如莒逆也註杜 自為逆婦不書

也註杜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

也註杜 納幣應註安 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諧

之子晉侯註杜 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註杜 欒氏卻氏亦

衡案大夫非君命不踰竟禮也杜堅執此禮凡踰踰竟而

娶皆云因聘而逆此傳明言逆也而猶執滯此義固矣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

也註杜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

也註杜 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也註杜 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

之子晉侯註杜 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註杜 欒氏卻氏亦

衡案大夫非君命不踰竟禮也杜堅執此禮凡踰踰竟而

娶皆云因聘而逆此傳明言逆也而猶執滯此義固矣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

也註杜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

也註杜 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杜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杜成季趙衰

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杜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杜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

乃立武而及其

田焉

安衡案此傳終言之非是年之事也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杜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杜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

丘邑名莒縣有濶里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杜虞度也

安衡案虞陸祭訓慮非

對曰夫狡焉

杜狡猾之人

思啓封

杜陸祭云狡焉當屬下為句衡案狡焉猶黠貌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已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

安陸祭云言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

勇夫重閉况

國乎

杜為明年書卒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杜擊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

不復

安衡案室女不書卒未成人也嫁大夫者不書卒賤也其地嫁諸侯者皆書卒其卒九年經書杞伯來歸叔姬之喪以歸是叔姬卒於魯嫌於許嫁而未歸祀故傳釋之曰來歸自杞故書言女子外成既嫁者雖見出棄亦書其卒異之室女也杜云擊其見出來歸故書卒夫聖人脩春秋以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於千萬載之後豈欺一女子見出以曲其筆哉不思甚矣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杜七年邾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杜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

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杜公私不兩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

杜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也

杜欲與魯絕 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勝共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勝之異姓則否

杜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杜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

杜無此盟無新服晉者而書同盟者傳曰為歸汶陽之田故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亦是服異故曰同耳

侯貳於晉晉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亦是服異故曰同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宋不使卿

安衡案經不書逆故

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

杜致女所以致成婦禮

昏姻之好

晉人來媵

杜媵伯秋七

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無傳五同盟

丙子六

晉人執

鄭伯

杜鄭伯既受盟於蒲

又受楚賂會於鄧

故晉執之

安中井積德云稱晉人

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伯

會楚公子成于鄧

釋此經所以稱人以執也

但傳先經

以言之故杜不喻其為釋經之文耳

履軒得之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杜無傳

楚公

子與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

杜民逃其

楚人入鄆

杜鄆莒別邑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杜魯邑也在東海糜丘縣西

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

後十二月之前

安衡案古歷置閏於歲終

故傳曰書時

未改歷尚循其法故史記書閏皆曰後九月

杜謂此年閏十一月

月乃其長歷之謬耳

但周十一月今之九月非王功之時

而傳云書時殆不可解

疑此年十二月節前在十一月

魯人以十一月末始事至十二月終功故經書冬不

書月而傳釋之曰書時邪其載之

十二月上者記始事也

或傳文舊

作書不時而今本脫不字邪是二者疑不能決姑待後人是正之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杜叔姬已絕於杞魯復

杞叔姬卒為杞故也

杜還為杞婦

逆叔姬為我也

杜既棄而復逆其

安

衡案請之也杞伯請之

杞叔姬卒八年經文也

逆叔姬此年經文也

二經書法

皆因杞伯請之而生故傳並舉而釋之言杞伯雖絕叔姬之昏然卒則請而葬

之是其意在欲全鄰好以安其民

安民禮也故經嘉之為杞故書杞叔姬卒也

會侯

若怒杞伯離昏不許其請杞伯雖欲逆叔姬之喪而不可得焉今魯侯寬以待之即

許其請使杞伯得逆叔姬而葬之終能全鄰好其志亦在安民

故經嘉之為魯故書

逆叔姬也杜不知傳舉經文而釋之解為我也

為杞伯為魯逆叔姬遂解上文請之

也為魯強請杞夫姊妹死己不能葬乃強請於離昏之人逆其喪以葬之雖所

養走卒亦不肯為之假令魯君臣至愚極陋亦必不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為

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杜歸田在

晉人懼會

杜以書同盟也

於蒲以尋馬陵之盟

杜馬陵盟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杜在七年

尋盟何為

杜競強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

杜安衡案柔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杜安也

是行也將始會

杜復命起

吳吳人不至

杜為十五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楚人以重

會鍾離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復命起

楚人以重

杜楚人以重

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註杜為晉人執鄭伯傳

註安衡案此傳釋經所以書晉人杜注未盡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註杜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

言躐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

言躐父有躐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註杜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

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

先君猶有望也

註杜言先君亦望安衡案言文子勤勞於國事先君雖既薨猶有屬望也

言此者以明己未死尤屬望於文子之意耳

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註杜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心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錁

註杜銅錁晉別縣在上黨

註杜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

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註杜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

侵陳以救鄭

註杜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者誰也

註杜南冠楚冠繫拘執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

註杜鄭獻

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

註杜泠人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註杜言不敢學他事 使與之琴操

南音

註杜南音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

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註杜嬰齊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

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

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 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

意也以稱大子意其無私故曰抑也

名其二卿尊君也

註杜尊晉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

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註杜敏達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註杜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註杜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

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六月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杜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杜終巫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杜浹

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

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杜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安正義喪服

如管衡案蕉萃憔悴之假借字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杜此秋晉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杜紆緩也勿亟遣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

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杜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杜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杜

晉侯天子州蒲也稱爵見其安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

或兩州蒲誤耳今定本作州滿阮元云劉氏史通雜駁篇以蒲杜無

為誤案史記又作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齊人來媵杜無

媵伯姬也異姓安衛案傳不釋者九年衛晉來媵傳皆云禮也則異姓來媵為非

者皆不釋其可據事實以知經意者則以記事釋之杜六同

後儒多不通此意謂左氏粗於經非善讀左傳者也丙午晉侯孺卒杜盟據

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安浦鏜云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

報大宰子商之使也杜鄭公子班聞叔

子商楚公子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杜晉命衛使侵鄭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三 十三

申之謀杜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杜子如公夏四月鄭人

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杜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

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

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杜生子為君此父不父子

釋文州蒲本或作州滿衛案凡立諸侯傳未有言以為君者此言以為君明其未可

以為君也傳只如三字而經所以書晉侯不釋而自明即上所云以記事釋經是也

州蒲詳見于上鄭子罕賂以襄鐘杜子罕穆公子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

駟為質杜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辛巳鄭伯歸杜鄭伯歸不書晉侯

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厲鬼也趙氏之先祖

公覺召桑田巫杜桑田巫如公所夢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

食新矣杜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杜醫

名為猶未至公夢疾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杜盲高也心安釋文說文云心下高

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凝者為脂

為釋者為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臠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

稱膏以為膏當為鬲非也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杜達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杜周六月今四月使甸人獻麥

卒杜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

以為殉杜傳言巫以明術見殺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杜言叔

忠不得其人還害其身安陸祭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

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衡案非其人緊承忠為令德若以為鄭伯文義差況今因其謀而考之叔申蓋詭譎之人故其謀雖出於忠鄭伯不信之適足以救其身矣君子言此者欲使人慎其行故下文秋公又曰況不令乎言無德行者無所為而不致禍矣豈止人為善哉惠說及舛秋公

如晉註杜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註杜是春晉使糴棧至楚結成晉謂

魯貳於楚故留公須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

書諱之也註杜諱不書晉葬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註杜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使卻擘來

聘己丑及卻擘盟註杜卻擘卻克從父兄弟安正義案世本卻豹生冀內芮生缺缺生

即擘也如彼文則擘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誤耳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

請受盟而後使歸註杜前年七月公如晉取至是乃得歸安衡案四年公欲求成於楚而叛

而漏也襄二十九年傳云楚人使公親饗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饗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足以伸我氣故經書正月公在楚無所諱也

前年傳云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此傳云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屈辱已甚正承前年

傳以釋經所以不書正月公在晉亦諱之也經下注疏未及此義故特詳之

卻擘來聘且泣盟註杜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

聲伯之母不聘註杜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安釋文婿本穆姜曰吾不以

妾為姒註杜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安正義世人多疑婦姒之名皆以為

姒因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婦姒之名從身長幼以

其俱來夫族其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婦姒婦報

傳曰婦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婦姒長謂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擗

也是其以弟解婦姒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擗

婦為婦婦姒謂長婦為姒婦正言婦之長稱不言夫之大小衡案正義是也蓋婦

姒長幼之稱非尊卑之名故從身長幼而稱之不關其夫亦男女異長之義也後儒

暗於此義據此傳及昭二十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遂以婦為長婦姒為

少婦而義疏遂改喪服傳弟長也作婦長也不知訓婦為長姒婦之姒亦可訓長乎

其妾有如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

此者焉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註杜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杜 孝叔魯惠 公五世孫 卻犛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儼杜 儼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杜 言不與卻

禍安 中并積德云孝叔是畏聲伯非畏卻犛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

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杜 沈之於河婦人

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儼而亡之杜 仇敵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杜 約誓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杜 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杜 約誓

為之婦也傳言卻 擊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杜 卻犛文子交盟

盟舉重略輕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杜 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

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杜 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杜 鞏以前之好晉卻至與周爭郕田杜

郕田別邑今河內懷 縣西南有郕人亭 安 惠棟云郕晉之溫地周賜晉文溫田後為郕氏私邑王符

爭郕田杜預以郕為溫之別邑不若叔重解字之精矣齊召南云郕至以列國大夫

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許於晉畏晉強也晉侯知郕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

勿復爭田又畏其臣也自是王室愈 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矣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

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杜 言溫郕氏舊邑劉氏單氏曰昔周克商使諸

侯撫封杜 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

年杜 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杜 事在

氏陽氏先處之杜 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

邑也子重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杜 傳言卻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荻成而使歸復命

矣杜 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杜 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

秦晉

秦晉

秦晉

秦晉

秦晉

秦晉

秦晉

秦晉

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註杜衡

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註杜史顛秦大夫晉卻驪盟秦伯于河

西註杜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註杜齊一心質成也

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註杜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註杜瑣澤地闕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註杜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註杜在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

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註杜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註杜終前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偃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

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

贄往來道路無雍註杜贄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註杜討背叛不來

盟明神殛之註杜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註杜俾使也會于瑣澤成故也註杜瑣澤地闕

鄭伯如晉聽成註杜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註杜瑣澤地闕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

卻至將登註杜登堂金奏作於下註杜擊鐘

而奏註安正義作樂謂之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

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註安正義作樂謂之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伐此？下臣不敢。杜此言

兩君相見之禮。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

用樂杜言兩君戰乃相見。安正義：子及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

相遺。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杜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杜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杜享

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杜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多杜不

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杜扞敵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故詩曰：杜也。本多作

與武今從十行本。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杜八

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杜略取也，言世

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奪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己杜安傳：遜云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

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故詩曰：杜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

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杜安陸祭云：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為

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於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謬乎？天下有道則

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杜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杜遜傳

云：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害。衛侯陸渚傳並是此節。文義本無難解者，杜蓋

謂一篇之中，分屬治亂於義不安，故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然此云制其腹心，則卻

至不以腹心為美稱，不宜泥詩本義以失傳意矣。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

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杜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代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勝

且涖盟杜報卻。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杜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杜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三月公

如京師

杜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

公至自伐秦

杜五同盟

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杜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

曰郤子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以行人之禮禮焉

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

秦

劉子曰吾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養之以禍

養之以福

養之以禍

養之以福

養之以禍

養之以福

養之以禍

養之以福

養之以禍

養之以福

養之以禍

養之以福

養之以禍

也註杜交神之今成子情棄其命矣註杜情則失中其不反乎註杜為

肅公卒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註杜呂相魏錡子曰昔逮

我獻公及穆公註杜晉獻公相好戮力同心註安惠棟云戮石經及宋本

也其力琴聲戰國策曰勦力同憂高誘曰勦力勉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註杜穆公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註杜秋梁舉所持大

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註杜

僖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註杜僖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註杜集也是穆之成也註杜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

山川註杜草行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註杜

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

盟註杜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註杜致命而討秦時無諸

正義劉焯以為誣秦衛宗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註杜造成也言晉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註杜

不見弔傷註安衛案弔恤也七年傳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

恤以訓此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註杜寡弱迭我殽地註安釋文迭直結

彤云迭疑與隱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釋文並云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

滅我費滑註杜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安正義於時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

知其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過而掠之彼傳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為誣也衛案保城

蓋晉所保守之城其邑小故舉城而言之彼傳不載者亦以此詞固多誣然事出

於秦者文致以重其罪耳未必無其事而誣之為有適足以取秦怨晉人

亦必不為故知其非誣也疏云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是時秦人知鄭有備而班

師遂滅滑安得言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註杜滑晉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註杜納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

左專輯釋

卷之三

師

註杜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于穆公

註杜晉欲求

註安王引之云故與釋同釋

解於秦釋赦古同聲故說文赦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隕命

註杜秦使闞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成王

穆襄即位世康靈即位

註杜文六年晉襄

康公是以不

克逞志于我

註杜逞快也

穆襄即位世康靈即位

註杜文六年晉襄

康公我

之自出

註杜晉外

又欲闞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發賊以來

註杜文七年

康

蕩搖我邊疆

註杜發賊食禾穀名謂秦約公子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註杜文七年

猶不悛入我河曲

註杜悛改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註杜涑水出河東聞

東道之不通則

是康公絕我好也

註杜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君之嗣也

註杜君秦

我

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註杜望秦撫

君亦不惠稱盟

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註杜望秦撫

君亦不惠稱盟

稱晉望

註安陸祭云稱舉也言不肯如惠於晉而舉盟衡案陸說可

而共盟

註安陸祭云稱舉也言不肯如惠於晉而舉盟衡案陸說可

難

註杜謂晉滅

入我河縣焚我箕部焚夷我農功

註杜夷傷

註安陸祭云稱舉也言不肯如惠於晉而舉盟衡案陸說可

亦芟也周禮稻人作美又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鄭注夷者以鉤鏹迫地芟之也蓋芟夷同重言之者以圓文耳

我邊陲謂相奪以相撓擾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註杜聚衆也

君亦悔

禍之延

註杜延長

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

註杜晉獻

使伯車來命我

景公

註杜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

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註杜令狐會在十一年申

厲公之命宣言寡人

稱寡君

註安正義劉焯以為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有奉君命兼有

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

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馬宗連云自晉逮我先公至寡君不敢顧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中心於狄

至實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詰秦之辭故稱寡人阮元云上文我是以有令狐之

左傳詳釋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疑寡君當為衍字衛案下文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然則晉侯使呂相絕秦所主在此二事其餘呂相以意博舉往事以為己辭故稱寡君白狄與君同州以下絕秦主意所在厲公以命呂相故呂相為厲公之辭以詰秦改稱寡人耳馬知君有二心於狄以下為呂相代厲公之辭而不言所以代厲公故特詳之又案令狐河曲二役在靈公之世而上有康靈即位之文輔氏之役在景公之世而上有我君景文故並稱我不言寡君如令狐之會景公既卒而上不言厲公之事單稱我嫌於無其君且三役皆臣帥師會可單稱我如令狐之會厲公自如不得稱我寡君既欲以上三役此此會諺甚

君又不祥杜君又不祥杜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杜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杜

州杜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杜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杜

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杜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杜

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以告我杜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以告我杜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杜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杜

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王楚三王杜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王楚三王杜

曰余雖與晉出入杜曰余雖與晉出入杜

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暋就寡人杜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暋就寡人杜

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杜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杜

豈敢徼亂杜豈敢徼亂杜

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杜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杜

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杜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杜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

士燮將上軍杜士燮將上軍杜

荀彘佐之杜荀彘佐之杜

趙旃將新軍杜趙旃將新軍杜

杜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杜欒書白狄與君同州以下晉侯命呂相絕秦之辭故改稱寡人傳欲明主意所在故舉此三事耳

杜荀庚代士燮將上軍

杜荀彘代趙旃將新軍

杜三王成穆康共

杜三王成穆康共

杜三王成穆康共

杜三王成穆康共

代韓 卻至佐之註杜代趙 卻毅御戎禦鉞為右註杜卻毅卻至弟 禦鉞禦書子

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註杜師軍帥 乘車七 五月丁亥晉師以

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註杜不更秦爵戰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 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安馬宗璉云劉 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 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爵以 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又曰不更者為軍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續漢書百官志劉 昭補注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註杜涇水出安定東 南經扶風京兆

晉侯于新楚註杜過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 入涇也 成肅公

卒于瑕註杜終劉子之 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

不能殺子印子羽註杜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 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及軍于市已

已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註杜子駟穆 公子 遂從而盡焚之註杜焚燒 也 殺

子如子駟孫叔孫知註杜子如公子班子駟弟孫 叔子如子孫知子駟子 曹人使公子負芻

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註杜二子皆曹 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註杜宣公 大子 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

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註杜子臧公 子欣時 國人皆將從之註杜不義負 芻故 成

公乃懼註杜成公 負芻 告罪且請焉註杜請止 子臧 乃反而致其邑註杜還邑於 成公為

十五年執曹伯傳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昔子朱卒註杜無傳九年 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註杜晉納之 故曰歸 安衛棄定公驥夫人之言見林父 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註杜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 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安衛棄賤聘而貴逆之禮也故昏禮唯

使公孫壽來納幣壽宋卿故從而書之魯註杜使大夫納幣不書乃其常耳非闕絕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註杜五同 盟 秦伯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 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左傳卷之三十三

十三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註杜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驪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

定姜曰不可註杜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註杜同姓之卿大國又以

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註杜建大國必見伐故亡

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註杜復林父位

衛侯饗若成叔註杜成叔衛侯子相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註杜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敬陳設之貌

傲萬福來求註杜彼之交於事而不惰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註杜為十年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註杜為十年

魯氏所敗

之封註杜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註杜郭郭許人平以叔申

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註杜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註杜辭微而義顯志而晦註杜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註杜婉曲

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註杜謂事言其事盡其盡而不汙註杜謂事言其事盡其非聖人誰能脩之註杜脩史象成

懲惡而勸善註杜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太子註杜成子

之孫敬妣定公妾衍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

人註杜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鳥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也使

主社稷註杜禘祫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咨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

重器於衛

杜寶器

盡寘諸戚

杜寘置也戚孫氏邑

而其善晉大夫

杜備亂起

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杜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杜

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會盟于戚

杜從服異之例書曰同盟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

杜不稱入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

公至自會

杜無傳夏六月

宋公固卒

杜四同盟

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三月而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杜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約告

其大夫山

杜不書氏明非其族

宋魚石出奔楚

杜公子目夷

冬十有一

杜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

邾會吳子鍾離

杜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杜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

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杜惡不及民

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杜稱人示眾

凡君不道於其民

杜不然則否

節

杜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

次守節

杜謂賢者

下失節

杜愚者妄動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杜亂起

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

杜為下宋

將北師

杜侵鄭

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杜晉楚盟在十二年子

申叔時老矣在申

杜老

本聞之曰子及必不免

杜信禮之亡欲免得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杜信禮之亡欲免得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三

七

乎杜言不楚子侵鄭及暴隊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杜新石繆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杜庸用使重其罪民

將叛之杜背盟數無民孰戰杜為明年晉敗秋八月葬宋共公於

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蕩澤為司馬杜蕩澤公孫華喜為

司徒杜華父督公孫師為司城杜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

為少司寇杜鱗向帶為大宰安阮元云石經

公室卑而不能正杜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孽乃

出奔晉二華戴族也杜華元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杜

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及必討是無桓

氏也杜恐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及雖許之討必不敢杜

及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杜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右師討猶有戊

在杜向戌桓公曾孫言桓氏雖亡必偏杜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

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杜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杜睢水名五大夫畏安

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杜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杜不得復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

將馳矣登立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杜五子亦則決睢滋杜滋

釋文睢音雖又音緜馬宗璉云御覽引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

宋城西衛案睢音雖字當從自本或從且作睢非今從石經

故使攻之喜師非桓族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蕩氏宋公族還害公

族強杜安衛案言華元獲及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杜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

族強杜安衛案言華元獲及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族強杜安衛案言華元獲及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族強杜安衛案言華元獲及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族強杜安衛案言華元獲及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族強杜安衛案言華元獲及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淫決安陸陸榮云說文曰濫埤增水邊土人所止

寇二宰遂出奔楚杜四大夫不書

安正義服虔云魚石卿故書案文七年

傳云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

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矐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六卿和公

室據彼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

何以獨書魚石其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衡案五大夫皆同族同罪

而魚石爲之首宋人告辭從略以魚石總四人故經獨書魚石杜云獨魚石告是也

但少司寇大宰小宰則非卿雖告亦不書杜謂四大夫皆卿則失之又案杜

云獨魚石告似是魚石自告疏魚石上補一以字文義周決疑杜注脫以字

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杜老佐戴公

晉三卻害伯宋讚而殺之及樂弗忌杜樂弗忌晉

伯宗杜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

亡何待杜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賢大夫伯州犂奔楚杜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安惠士奇云此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慎言人

案盜憎主人以其禦已使不得財也民惡其上以其治已使不得縱欲也故人唯憎

惡其不便於己者不復問其事之善惡姦人之於直言猶盜之於主人民之於其上

故曰必及於難伯宗妻若取多言多敗之意當直引彼句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杜傳見難婦人杜之言不可廢杜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杜始與中

本或無于字非安衡案釋經以許于字非安衡案釋經以許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杜無傳記寒過夏四月辛未滕

子卒杜不書名杜鄭公子喜帥師侵宋杜喜穆公子

朔日有食之杜無傳杜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杜將伐鄭厲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杜楚師未大崩楚子傷

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杜側子及背盟無禮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杜沙隨宋地梁國寧

不見公杜秋公會晉

不及鄢陵戰故不安衡案傳釋此經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子

諱者恥輕於執止杜衛公出于壞墮又曰卻擊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

侯取貨于宣伯，詎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是魯衛齊三國皆不及戰而晉侯信讒，獨不見公罪在晉，故經書不見公，以貶晉侯，社不喻傳以記事釋經，故云恥輕於執矣。
止粗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註杜尹

王卿士，曹伯歸自京師。註杜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子爵，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李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註杜茗丘，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註杜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註杜平，故盟。
公會，公至自會。註杜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註杜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註杜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註杜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註杜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五年經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傳云十一月己酉，定王崩，明天王之為定王而已，無他義也，此亦明滕子之為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且滕小國，與宋同屬於晉，未必

為宋竭力以禦鄭，何必因其有喪而伐宋哉？鄭初志侵宋而已，及宋人敗諸洧，變為伐，故經言侵，傳言伐耳。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鄭人覆之。註杜宋師不備，洧，洧水也。

敗諸洧，陵。註杜衛侯，覆掩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註杜鳴雁在陳留，安衛案于於一聲之轉，雅丘縣西北。

錯出，考其用字之例，地上多言于，事上多言於，然亦不能盡一，此于本或作於，當以作于為正。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註杜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註杜伐荀

荀偃佐之。註杜荀偃，荀庚子。
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營居守，卻錡將上軍。註杜

荀營，下軍佐，於是卻擘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
卻擘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杜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

將中軍

杜子及

令尹將左

杜子重

右尹子辛將右

杜公

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

杜叔時老在申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

杜器猶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安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

釋詁云祥善也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止

杜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

杜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

時順而物成

杜羣生得所

上下和睦周旋

不逆

杜動順

求無不具

杜下應

各知其極

杜無二

安衡案此極亦當訓中言人

各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杜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

敦龐和同以聽

杜敦厚龐大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杜闕戰死者

安陸祭云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之不專謂戰死者衡案盡力以補其闕謂兵力有闕致死以補之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杜不施惠

而外絕其好

杜義不建利

齊盟

杜不詳

而食話言

杜信不

奸時

以動

杜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

而疲民以逞

杜刑不正邪

安陸祭云時晉國無釁而楚以利求鄭自啓兵端不

文而駁之杜注是也

而疲民以逞

杜刑不正邪

安正義會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

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血所底其誰致死

杜底至也

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杜言其必敗不及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杜不思慮也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

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

杜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杜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友命

杜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走不復故道安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衡案不振旅不友命皆役中在宣十二年晉上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故云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杜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

戰也有故杜亟數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

杜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杜驕尤則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杜患生也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杜匄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疏行首杜疏行首者當陳前安王引之云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則

也首當讀為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自疏通無所窒礙矣衡案行首猶言行前謂行伍所向戰國策曰夫以秦之彊首之注言以兵向

之是也塞井夷竈者以將陳於軍中與為行首自別下文為行即為行列也王說未是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

衡案窳能通佻偷也回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安衡案間隙也隙其二卿相惡杜子重王卒以

舊杜罪老安衡案以鄭陳而不整杜不整蠻軍而不陳杜蠻夷

者不陳不違晦杜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囂杜囂喧合而加囂

杜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杜人恤其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巢車車安釋文巢

轅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杜州犂晉伯宗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杜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安衡案王問

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下於先君也杜度敬徹幕矣曰將發命

也

也其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杜夷平也安釋文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杜左將師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杜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杜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賁皇楚鬬椒子皆曰

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安

苗賁皇言於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杜萃集安王引之云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

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為

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

王族三晉當為三說文曰三籀文四鄭注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

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

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三故三字誤書作三幸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

之耳衛案晉分良以擊楚左右軍楚左右軍無良必敗走而後三軍萃於王卒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復無變曰南國

蹶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

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安正義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

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註類筮者據而言具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

為日故為諸侯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杜從其言有淖於前杜淖

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杜違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杜步

即卻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

以其族夾公行杜二族強故安正義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

謂屬楚王之兵非楚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杜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安衛案大任猶言大刑大法凡職任皆君命

云焉得專之謂不受君命而專且侵官冒也杜載公為失官慢也杜去

行之杜泥大字故為元帥耳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三

而御失官也

離局姦也

杜遠其部曲註為離局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

出於淖

杜撤舉也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

杜黨潘尫之子躡聚也一註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安陸繁云躡之訓聚於義未詳又此不解札義按疏云一葉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衡案躡踞也置甲於地如人躡踞狀然故言躡耳革相次而下以成甲謂之札七札即七甲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杜二子以臆造非躡有聚義也

王怒曰大辱國

杜賤其不註尚知謀

詰朝爾射死藝

杜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註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

退入於泥

杜呂錡註魏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

杜周世姬註姓尊

異姓月也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杜錡自入泥註亦死象

及戰射

杜攷弓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強

杜攷弓

以一矢復命

杜言一發註而中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

杜言一發

而趨風

杜疾如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杜問遺也

也

杜殷盛也

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

杜韎赤色跗注戎服若

安正義鄭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

杜間猶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杜恐其傷

郤至見客免胄

杜恐其傷

不敢拜命

杜不拜者

之故敢肅使者

杜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

三肅使者而退

安正義周禮大祝辨九

晉韓厥從鄭伯

杜從逐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杜從逐

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說文擡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

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連讀言敢告不寧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

乎故以此答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能拜敢肅使者也肅俯首而已手蓋至帶杜云至地亦誤

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說文擡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

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連讀言敢告不寧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

乎故以此答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能拜敢肅使者也肅俯首而已手蓋至帶杜云至地亦誤

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說文擡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

也

杜安釋文近如字一本作與衡案作與是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

也

杜云問猶與也若作近義不可通正義不容不釋而不一言及近字知其本亦

也

杜作與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不拜者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杜以君辱賜命為事

也

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註杜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

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註杜欲遺輕兵單

車前而自後登註安陸祭云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規候形

亦足以距之故弗註勢衝案謀能潛入敵軍鄭兵亂走其君左右必無多人遺數人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

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殲中註杜熒戰在唐荀謂石首曰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註杜敗者壹

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註安顧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

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註不如子子之才能能以君免也衝案子

在君側言子當在君側以衛君也註杜薄迫叔山冉謂養由

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註杜王有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

冉搏以投中車折軾晉師及註杜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茂註杜為郤至

本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

何如註杜又問臣對曰好以暇註杜暇間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

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註杜食好整請攝飲焉註杜攝持也持飲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註杜承奉曰寡君之使使鉞

御持矛註杜御侍是以不得槁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註杜知其以往言安陸祭云識記也謂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註杜免脫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

吏察夷傷註杜夷亦補卒乘註杜補死繕甲兵註杜繕治展車馬註杜展

也註安陸祭云周禮肆師展雞鳴而食唯命是聽註杜復欲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註杜蒐閱秣馬利兵註杜秣穀脩陳固列註杜

也註固堅蓐食申禱註杜申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註杜逸縱王聞之召

也註也

子及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及子及醉而不能見杜穀陽子安正義

呂氏春秋曰司馬子及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衡案史記晉楚世家淮南子人間訓皆作豎陽穀依文豎字在上似長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杜食楚粟安衡案軍屯三日也此謂營

壘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杜佞才也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杜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

與楚師還及瑕杜瑕楚地王使謂子及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杜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及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杜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安

聞之矣盍圖之杜聞子玉自殺安衡案而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杜言以義命已安林堯叟云言不敢不引義自我衡案言取不以大夫所命為義哉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安衡案楚子間臣卒實奔之弗及而

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杜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隕杜壞隕魯色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備如故不見公宣伯通於

穆姜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杜季孟文子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杜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杜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杜言欲廢公更立君

公待於壞隕申宮傲備杜申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杜後晉楚戰期

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鄭猶未服宣伯使告

卻犢曰魚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杜觀晉楚之勝負卻犢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杜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晉侯不見公杜安衡案戰之日至此釋也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

也

晉侯不見公

曹人請于晉

君宣公即世

註杜在十年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

註杜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

所謂憂

註安

陸梁云言宣公薨貢芻簋立國憂未息耳未遽說子臧事也顧炎武云謂君薨犬子殺衛鞅宣公卒於師國人慮有不虞之變故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其犬子殺衛鞅立國人將從子臧之事以不言而言之寡君即負芻若此先一言及犬子負芻則而又討我寡君不可得而通三家皆失之而又

討我寡君

註杜前年晉侯執曹伯

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註杜謂子臧逃奔宋是

大泝曹也

註杜泝滅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

註杜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

註杜遺失

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唯不遺德刑

註杜遺失

伯歸不以名告傳

又命公如初

註杜復欲使公逐季孟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註杜督揚鄭東地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

晉師

註杜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註安正義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

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

奮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入就齊師使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衛鞅服說也魯師次于鄭東故聲伯請逆於晉師若豹在魯師安敢單行過鄭唯豹在齊師故聲伯得使謀告豹而請逆于晉師耳聲伯本或作申伯非

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註杜聲伯戒叔孫以必須安衛鞅欲急往晉師故去督揚為食於鄭郊間四月晉師來逆以至鄭郊必言為食者為下文四日不食之引也此二句記事之文非聲伯戒叔孫之辭如杜註以至下不增乃

食二字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

註杜使者豹

而後食

註杜言

忠

安衛鞅案至此言四日者欲與不食相連以見其忠也四日不食則晉師也

遷于制田

註杜發陽宛陵縣東有制澤

知武子佐下軍

註杜荀營

陳至于鳴鹿

註杜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

遂侵蔡未反

註杜侵陳蔡不害公不與

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註杜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魯侯雖與伐鄭晉侯信讒疑魯不使之擊敵故經以會而致意

曹人復請于晉

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

註杜子臧故

子臧及曹伯歸

註杜子臧自宋

正與不詳不見公同杜不悟傳以記事釋經故以為史異文耳

卷之十三

三十五

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杜不出

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之

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

杜政不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杜蔑無

若欲

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

杜行父季

我斃蔑也

杜

若欲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

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郕

杜郕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郕城

使子叔聲伯

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

於公室

杜親魯甚於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杜聞其淫

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

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

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

杜仇讎謂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杜言魯屬齊楚安衡案當時之勢魯未必遽亡聲伯難言屬齊楚故以亡言之耳則還為晉讎杜喻其意故云屬齊楚不然杜豈不知亡之不可訓屬哉或不

能以意逆志以亡為真亡以駭杜注是不唯不知聲伯之意并不能通杜注讀書不精竟不免為一知半解耳

卻犢曰吾為子請邑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杜隸賤

敢介大國以求厚為

杜介因

安

衡案戰國策注焉反語辭孟子雖褐寬博我不揣焉及此焉字皆反語辭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

杜承奉

若得

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

杜二君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護慝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杜不受卻

謀國家不貳

杜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

杜辭邑不食皆

安傳遜云是三句

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析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陸祭云謀國家不貳概言之何必指不食之一節衡案三句各有所指若無所指文子不必分析言之傳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詞雖異而意實一其謬甚於杜矣今就聲伯之事與辭而求之奉君命謂奉使請季孫於晉之命無私謂却卻犢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及吾為子請邑之言謀國家謂若去蔑與行父至魯必夕亡不貳謂不貳於晉即以魯以下三句是也圖其身謂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得所請即遂君所命是不忘

也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

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註杜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

卻雙盟于扈歸刺公子偃註杜偃與鉏俱為莒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

而立之註杜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

安衡寮豹先去魯往齊昭四年傳甚明詳見于上使豹請逆于晉師之條此不復

註辨其魯人召之齊亦在此年十二月僑如既奔齊叔孫氏無後豹又為聲伯使

於晉師有功故召而立之其襄二年始見經者先是未為卿也傳若終言之當於十

月僑如奔齊下言之何必待十二月刺公子偃而後言之我以此言之是月召豹而

立之甚明齊聲孟子通僑如註杜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註杜位

非終言也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註杜僑如終言安阮元云石

卿二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註杜僑如終言安阮元云石

有遂字乃後人增惠棟云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

驟稱其伐註杜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註杜溫季位於

七人之下註杜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註杜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之本

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註杜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註杜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註杜言卻至顯稱已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註杜括成公曾孫夏公會尹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註杜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

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註杜柯陵鄭安衛索晉執

之盟故曰同傳不釋者義可知也秋公至自會註杜傳無齊高無咎出奔

莒九月辛丑用郊註杜無傳九月郊祭非禮安正義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

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可用

也賈逵以二傳為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衛索賈說可從左氏不釋者用鄭子傳詳

言其非故此不釋用晉侯使荀息來乞師註杜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註杜鄭猶未十有一月公至自

伐鄭註杜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註杜十一月無壬申安正義釋例

日誤也狸脈闕註安曰魯大夫

左傳車釋

卷之十三

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服非魯地矣以下十有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也
 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杜無邾子貜且卒杜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杜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衛北官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杜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

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杜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

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晉范文子及自鄆陵杜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杜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

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杜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杜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

于首止諸侯還杜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閔杜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安陸祭云蒙衣者為婦人衣以自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杜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

久不出杜慙卧於家夫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杜謫譴責也夫人怒

國子相靈公以會杜會伐鄭高鮑處守杜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

而索客杜蒐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

子知之杜角填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

弱以盧叛杜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杜國牽之弟文子初鮑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杜卜立家施氏

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

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鮑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安焦循云淮南子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于此曹植求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大陽雖不為

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之說不相涉葵有數種神農本草有冬葵子圖經有蜀葵錦葵黃葵蓋

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即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月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為蔬不令其老故指之令生嫩枿其根存則明

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生民要術稱三指又云令根上枿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剷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枿肥

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為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即菽今驗陸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

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錢曹云傾葉葉指華之辨傾即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

兩事杜合為一失之衡案葵又有一種長五六尺夏秋間發黃華徑五六寸隨日而轉俗名曰迴陸所詠蓋此物也然亦不蔽其根衛其足當以焦說為正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

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

或與已鄭元曰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在晉魯之間御覽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洹源出林慮山東平地

瓊瑰食之杜瓊玉瑰珠也安衡案用珠玉寶死泣而為瓊瑰盈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

瑰盈吾懷乎杜從就也夢中為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士申至于狸

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

也言之之莫而卒杜繁猶多也傳安衡案見妖而不為妖妖不能為害聲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

以穀叛杜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

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杜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

晉厲公侈多外嬖杜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國佐傳國佐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三

三十一

立其左右

社終如士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

社宣八年郤缺

廢晉

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

社安衛案陽諸

作羊注同武王望陽或作望羊陽羊古同音相通然岐出非是此又當作羊

郤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

也

拮械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社繫之

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

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社鄢陵戰樂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

社鄢陵戰晉囚公

以東師之未至也

社齊魯備

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社左下軍居守郤犢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社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

公告樂

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社謂鄢陵戰時楚于問郤至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社嘗試

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

社覘伺

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後使大夫殺

社傳言厲公無道先

郤至奉豕

社進之

寺人孟張集

之

社寺人

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社季子郤至公反以

衡案欺謾也謂輕侮之郤至射殺寺人於公側故怒為輕侮已也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

多怨去大族不偏

社不偏

敵多怨有庸

社討多怨者

公曰然郤

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

社言俱死無用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

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社言不得

安衡案言

危不須我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社爭死

罪孰

大焉

社傳言郤至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

社八百

陸榮云爭命言不受欲殺之命而與之爭也傳稱晉公子重耳之言曰保君父之命而專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與此郤至辭指正同

卷之三

四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魑助之註杜 而偽訟者註杜 三卻將謀於榭註杜 抽戈結註杜

而偽訟者註杜 三卻將謀於榭註杜 抽戈結註杜

溫季曰述威也遂趨註杜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註杜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註杜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註杜 臣聞

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註杜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註杜 公使

辭於二子註杜 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夫

夫無戾其復職位註杜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公游于匡嬰氏註杜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註杜

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註杜 召韓厥韓厥辭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三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焉用厥也註杜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道莫人

圍巢伐駕圍釐虺

杜巢駕釐虺楚四邑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

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杜以其劫色故民不

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杜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

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又明卻氏大夫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杜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

其君州蒲

杜不稱臣君無道

齊殺其大夫國佐

杜國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安衡案踰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弒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

鹿圍

杜築牆為鹿苑

已丑公夢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

杜子重先遣輕軍侵宋

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其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杜虛打地

安衡案厲公無道諸侯或不心服悼公立脩禮諸侯中心說誠服

故曰同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程滑晉大夫

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杜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使荀偃

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杜悼公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

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杜言有命 抑人之求

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杜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

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杜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向氏

辛巳朝于武宮

杜武宮曲沃始命君

安正義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臧琳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目

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月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亦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為誤而強欲通之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為誤則偏袒之失

遂不臣者七人
杜 救大豆也 豆麥殊形

故甲申晦齊侯
杜 前年國佐 殺慶克

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杜 華免齊大夫 內宮夫人宮 師逃于夫人

之宮
杜 伏兵內宮 安 衡案師來也 士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內宮之朝夫人見事出於不意也履軒以上文內宮為齊侯燕居之宮 書曰齊殺其大夫

佐棄命專殺以穀救故也
杜 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 使清 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

人殺國勝
杜 勝國佐子前年 國弱來奔 杜 弱勝 王湫奔萊 杜 湫國 待命于清者

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杜 封佐皆 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

禮也
杜 佐之罪不 及不祀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杜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 厲公殺絕

故悼公不以安正義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緇麻之親法當服斬而嗣子居喪 注云無服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君而殺其葬禮猶准於齊莊公爾晉之臣子寧當不以為君也悼雖父祖事周然猶晉之公孫恩義未絕既承大宗惡有不為服斬者乎其不能自處以道正踰年即位之禮所失非細杜孔二子之說皆悼禮傷教不可以訓矣 衡案上傳云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此云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比而觀之不言賤而賤意自明下序其新政者美惡不相掩非以二姑命百官月即位為禮也杜孔據下文以即位為當然非傳意也陸駁之洵是

始命百官
杜 始為 政 施舍已責 杜 施恩惠舍勞 安 衡案施讀為弛復除也下文匡之困

振廢滯
杜 起舊 匡之困救災患 杜 匡亦 救災患乃施恩惠之事於此先言之

節器用
杜 節首 時用民 杜 使民 欲無

淫厲薄賦斂宥罪戾
杜 宥寬 節器用 杜 節首 時用民 杜 使民 欲無

犯時
杜 不縱 安 衡案不縱私欲以犯 使魏相士魴魏胡趙武為卿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荀家荀會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杜 無忌 辭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註杜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書曰復入註杜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復其位曰復歸註杜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註杜謂諸侯以

以惡曰復入註杜謂身為我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

而納之有位註杜紹繼而立無位諸侯納之當曰入今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無不合者而後諸侯納之則

家之註安衛侯納之當曰入今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無不合者而後諸侯納之則

復入於文又順入歸為五譌無疑註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窮其有誤何

鉏吾曰何也註杜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

也不敢貳矣註杜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註杜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

不然而收吾憎使替其政註杜謂不同惡魚石以間吾魯亦吾患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註杜崇長也謂

楚今取彭城以封註安衡案間觀通規也亦亦鄙我

魚石披猶分也註安猶尊也

以塞夷庚註杜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註杜隔吳晉之道五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註杜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註杜公拜謝君子謂晉於

是乎有禮註杜有卑讓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魯註杜為平公不

語之註杜語其德政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

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註杜言彭城以不

來見也築鹿圍書不時也註杜非土功時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寢得君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杜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

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杜於是變書卒韓厥代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

之

杜勤恤其急

安衛察勤勞也先為之勞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

杜名谷地關

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杜畏晉強也靡角宋地

晉士魴

來乞師

杜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

杜武仲宣叔之子

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杜知伯荀彘

今彘季亦佐下軍

杜彘季士魴

如伐鄭可也

杜伐鄭在十七年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杜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行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

師以圍彭城

杜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

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杜葬於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左傳釋義卷十三終

